



风流剑客

黄石公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第 一	回	寄萍踪 结孽缘	漂泊孤身 邂逅薄情女郎 1
第 二	回	坠深渊 掘古洞	侠女留性命 剑师传奇功 18
第 三	回	热心人 痴情女	热心助难女 痴情觅色狼 28
第 四	回	救少女 助镖师	姑娘逢敌手 女侠胜强人 49
第 五	回	吟诗句 编谎言	侠女觅亲骨 奸梟藏祸心 64
第 六	回	昭关店 桐柏山	神偷窃图纸 异人授奇书 84
第 七	回	疗恶毒 逼婚姻	姑娘显情意 老汉施绝招 113
第 八	回	探别墅 投荒村	侠女中恶毒 神医起沉疴 130
第 九	回	解争夺 显神功	侠女进忠告 姑娘遭劫难 155

第十回	怪老人 奇女侠	强迫收徒 运功救狂	弟人	171
第十一回	闹饭店 渡石梁	痴男招羞 侠女搭绳	辱桥	191
第十二回	遭劫持 逼婚姻	侠士情不 佳人愿难	改酬	204
第十三回	装隐士 追异人	谎言骗淑 荒山斗神	女魔	222
第十四回	逢老姬 刺奸王	苦综天籟 难脱五行	功阵	238
第十五回	中茶箭 吃蒙药	元放伤毒 朱彤陷牢	掌笼	252
第十六回	投树枝 访布庄	女侠救鏢 姑娘逢奸	师贼	268
第十七回	斗怪叟 设奇谋	奸王擒女 神偷救姑	侠娘	282
第十八回	情脉脉 恨绵绵	共练鸳鸯 难圆蝴蝶	剑梦	294
第十九回	设茶摊 中奸计	婉儿杀情 芷华斥良	敌入	305
第二十回	闹山寨 闯大都	被骗落陷 遇救出牢	阱笼	320
第二十一回	饮毒酒 发奇功	奸梟害女 怪叟斗大	侠师	336

第二十二回	雨蒙蒙 夜寂寂	桥头战 邸宅逢	恶亲 贼人	354
第二十三回	破火阵 殉情郎	剑影冲 芳魂含	霄去 笑归	368
第二十四回	显神功 放信鸽	侠女惊 奸梟怀	四座 贰心	384
第二十五回	陷机关 获秘典	几度生 再传太	死劫 乙功	402
第二十六回	杀奸王 认父女	侠女报 老人诉	深仇 往事	414

第一回 寄萍踪 漂泊孤身女 结孽缘 邂逅薄情郎

黄山通往徽州的古道上，夕阳已经挂在西山山头，老树上昏鸦发出阵阵喳喳的噪声。几处村落小桥流水，炊烟四起。飒飒西风吹得古道上黄土飞扬。

忽见天边显现出一个人影，飞速地向前奔走，似要在日落以前赶到徽州，以免错过宿头。来人行走虽然疾速，但足下很少扬起尘土。渐渐地走近了，原来还是个妙龄女郎；身材婀娜多姿，秀发垂肩，黛眉入画，眼似秋水，面如凝脂，显出一脸稚气，看样子只不过十七八岁，已是个活脱脱的美人儿。身穿旧蓝布裤褂，是个村姑打扮，背上却插了一把青钢剑，显得英姿飒爽。

十七八岁的少女，本该是无忧无虑，可眼前这个少女，黛眉微蹙，眼神里充满了忧愁和困惑，俨然是个天涯断肠人。

姑娘一面想着心思，一面急速地赶路；不一会儿，来到一处地势险要的山坡上。这里一面是险峻的高山，一面是一条大河，山上树林苍翠欲滴，暮霭沉沉，大河清澈见底，水流湍急。面对这山光水色，姑娘却不由得忧心忡忡。

“呸！这小妞儿哪里去？”

姑娘吃了一惊，从沉思中猛醒过来，立即收住脚步，举头一看，只见从前面山坳里走出一个彪形大汉，握着一把大朴刀，像一座铁塔似的，挡住自己的去路。

姑娘微微一惊，叱道：“光天化日之下，你想干什么？”

“看你长得这么漂亮，要你跟我回去，做压寨夫人。哈哈……”这铁塔口沫乱溅地淫笑着。

姑娘拔出青钢剑，怒骂道：“你这个滥三下四的东西，也敢挡你姑奶奶的道儿。识相的快给我滚开！姑奶奶的宝剑可不是吃素的。”

那大汉吼道：“哟！这小姐儿胆敢对你石大爷这么放肆！你还是放下你的破剑，乖乖地跟石大爷走，不要自讨苦吃！”

姑娘一听此话怒从心上起，手执青剑钢，更不打话，一招“玉女投梭”，直向铁塔当胸刺去。那铁塔横执朴刀，挡开一剑，举刀向姑娘头上削去，姑娘化解了这一招，又一招“凤凰展翅”，同时向铁塔“璇玑”、“膺中”、“巨阙”三个大穴刺去。

铁塔“咦”了一声，大吃一惊。这小姐儿的剑法还很高明，居然一招能分刺三个穴位。铁塔起初只用了五六分功力，以为几招之内就可打败这小姐儿，现在见姑娘武功不弱，立即收起了轻敌之心，打起精神，把朴刀使得呼呼风响，一片刀光，向姑娘砍去。刀剑相击，只听得叮叮当当，一片断金截玉之声。二人出手都非常快，一瞬间已交手十来个回合。姑娘的剑法轻盈飘逸，铁塔的刀法老练狠辣。又斗了七八个回合，铁塔大叫一声，衣服上一片殷红，右肩已给刺了一剑。

“石磊赶快退下，待老子来收拾这小姐儿。”从树丛中又蹿出个四十多岁的凶汉。这人长相很奇怪，左耳上后方长了一个很大的肉瘤，好像一大一小长了两个头。一脸剽悍之气，眼露凶光，盯着姑娘。

那个叫石磊的大汉虚晃一刀，跳到凶汉身边，心中十分

窝囊。心想：自己在江湖上也算是一把好手，但奉命不得伤害这小姐儿，打斗时无法放开手，反而被动挨打。他只好自认晦气，包好伤站在一旁观战。

姑娘收住剑势，面对这个像是长了两个头的凶煞神，不觉也有些胆怯，但嘴上仍然很硬：“你也想尝尝姑奶奶宝剑的厉害？”

这凶煞神双眼盯着姑娘问道：“你这套通灵剑法是从哪里学来的？”

姑娘虽然年轻幼稚，但爷爷经常告诫她，江湖路上诡谲万端，不要轻易让人家知道自己的师门和姓名。因此更不答话，使一招“孔雀开屏”，一片剑光，直向凶煞神刺去。

这凶煞神不慌不忙，从腰上抽出一根黑色长鞭，手一抖，有八九尺长，运功于鞭，竟然挺直像一根棍子，直插剑光之中，震得姑娘两臂酸麻，宝剑不住地摇晃。

姑娘大吃一惊，抽回青钢剑，仗着自己轻功高，剑法轻盈灵巧，发挥通灵剑法的妙用，身形飘忽，剑光闪烁，不住在凶汉前后左右腾挪翻纵，有如彩蝶穿花，紫燕掠空。青钢剑不与软鞭直接接触，避开刚猛的鞭势，时不时地觑个破绽，向凶汉前后要害大穴刺上一剑。

这凶汉对通灵剑法似乎颇为了解，任你翻腾飘忽，脚步极少移动，只是把软鞭舞得呼呼响，前后左右翻腾，挡住姑娘的攻势，并相机想用软鞭绕住姑娘的青钢剑，把剑拉脱手。

二十来个回合下来，姑娘虽未败绩，但已是香汗淋漓，气喘嘘嘘。凶汉的软鞭上下翻腾，有如惊涛奔泻，龙蛇飞腾，一片鞭影罩住姑娘。奇怪的是这凶汉似乎并不想击伤姑娘，只是想用软鞭绕住她的手、脚或兵器，把她放倒。因此

姑娘虽然累遇险招，倒还没有受伤。

又斗了几个回合，凶汉大喝一声：“着！”软鞭已把青钢剑卷住，正准备把剑拉脱手，突然从左边树林里射出一支飞镖。

这凶汉一面与姑娘厮杀，一面仍能眼观四面，耳听八方；见飞镖射来，手一伸就抓在手中，并立即向左边树丛中掷去，口中骂道：“什么混帐东西，胆敢在这里踩盘子，有种的滚出来，和你老子见个高低。”

凶汉一分神，软鞭一松，姑娘乘势把青钢剑抽回，心中叫了一声：“侥幸，”知道有人暗中帮助了自己，趁凶汉叫骂之际，立即欺身向前，一剑几乎刺中凶汉的“膻中”穴。

凶汉大怒，向后飘出七八尺，鞭势一紧，完全把姑娘罩在鞭影之中。武林中有一句俗话：“一寸长，一寸强。”姑娘的三尺剑，很难近刺凶汉，而凶汉的八尺软鞭，却始终盘旋在姑娘的身前身后。更何况姑娘跳纵翻腾很费体力，而凶汉的功力又高出姑娘一筹。又斗了十来个回合，软鞭已绕住姑娘的一条腿，凶汉使劲一拉，姑娘摔倒在地上。

凶汉正准备上前擒拿这姑娘，蓦地从右边树丛后面飞出一人，更不打话，飞起一脚，向凶汉踢去，把凶汉踢出一丈以外，倒在地上，此人口中骂道：“恶贼！你胆敢伤害这位姑娘！”

那凶汉见了来人，像是小鬼见了阎王，从地上爬起，拉住石磊，没命地向山后逃去。

来人见恶贼逃走，也不追赶，急忙走向姑娘，关心地问道：“小姐受伤没有？我扶你起来。”

姑娘从地上跳起，转头一看，不觉一怔，脸涨得绯红，

原来来人正是昨天在镇上客店中碰上的那位翩翩公子。昨天见到他时，不知为什么，老是耳热心跳，今天竟然是他救了自己。昨天见面时，只是匆匆一过，看得并不仔细；现在面对面看着，只觉此人生得好俊美：星眉朗目，面如傅粉，穿一身白缎英雄氅，雍容华贵，有如玉树临风。姑娘不敢多看，羞得低下了头。忙道：“没有受什么伤，只是跌了一交，不妨事。多谢公子搭救，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那公子恨道：“光天化日之下，官道上竟出现抢掠的强人。可惜在下来迟一步，让小姐受惊了，否则这两个恶贼逃不脱我的宝剑。”

他接着又关心地说道：“江湖险恶，遍地萑苻，小姐武功虽高，单身一人在外行走，得多加小心。敢问小姐现往何处？”

姑娘道：“我要往徽州办点小事。公子何往？”

那公子道：“正巧我也要去徽州，我们一起同行吧！”

情窦初开的少女，对俊美的年轻男人，天生就有几分亲近感，何况这男人还救过自己，对自己又如此关心、亲切，因此，姑娘对这位公子又多了几分好感，除去了几分对陌生男人的戒心。见他要和自己同行，姑娘轻颌臻首，二人一起沿着官道，向徽州走去。

“敢问小姐贵姓芳名？”公子问道。姑娘眼睛看着地面，回答道：“我名叫芷华。”接着又叹了口气道：“我本来以为自己姓丁，直到大前天，才知道自己原来姓孟。”

那公子奇道：“这是怎么回事？”

姑娘欲言又止，犹豫了一会儿说道：“说给公子听也没有关系：我从小就跟爷爷在一起生活，爷爷姓丁，我总以为自己姓丁。直到大前天，我爷爷为仇人所伤，临死前才告诉

我，我父亲姓孟，父母均为仇家所杀，所以我应当姓孟。”姑娘说着，一阵心酸，几乎掉下眼泪。

公子义愤填膺地问道：“小姐可知道杀害令祖和令尊令堂的仇人是谁？小姐要报仇雪恨，如需要在下帮助，在下极愿效劳。”

孟芷华苦笑道：“我不知道仇人是谁。这次外出闯荡，一方面是为了避开仇人追杀，一方面也是为了查清仇人到底是谁？谢谢公子的美意，这为父、祖报仇的事，怎敢有劳公子呢！”

公子道：“我这人最爱管人间不平之事，更何况是为小姐复仇。以后小姐有用得着在下时，请关照一声，在下定乐意效命。”

孟芷华道：“谢谢公子。我是个乡下穷人家的女孩子，你以后别小姐长小姐短的了，就叫我孟芷华吧！”

公子喜道：“那太好了，以后我就叫你芷华。我姓王，贱名叫子德，你以后也别再叫什么公子了，就叫我王子德好了！”

王子德一面走路，一面把黄山的胜迹，徽州的繁华富庶和江湖上的趣闻，滔滔不绝地讲给孟芷华听，以解旅途寂寞。

孟芷华曾跟爷爷游过黄山，山上的奇松怪石如什么“仙人指路”，什么“猴子观海”等虽都见过，但听王子德一讲，却更感到其美妙之处。对徽州的繁华和江湖上的趣闻，她也听得津津有味，不觉对王子德又亲近了几分。

孟芷华忽然问道：“王大哥，我看你的服饰举止是个贵公子，为什么要单身一人到皖南山区来行走？你是北方人对不对？你武艺高超，那武功高强的歹贼一碰上你，就逃之夭

天，不知令师是何方高人？”

王子德淡淡一笑道：“什么贵公子。家父是开珠宝店的，住在大都。你说得不错，我家里确实有几个钱，但我并不是贵公子。我从小喜欢学武，不想读书应试，做什么官儿。家父也不想违背我的意愿，就让我在大都武馆中拜师学艺。我拜了不少名师，所学甚杂，谈不上有什么惊人的武功，刚才那两个小子，倒是不堪一击。除武学外，我还喜欢游览名山大川；人言黄山风景胜五岳，所以这次来黄山一游，果然奇松怪石，胜泰岳多多。我看你也不是普通农家女子，武功也很了得，不知曾随何方高人学艺？”

孟芷华叹了口气道：“我只是随爷爷学了点拳脚剑术，功力稀松平常。碰上刚才那凶汉，就差一点栽在他手中，如果不是王大哥及时相救，真不知要死于何处呢？”

王子德道：“你的武功已可说是女中翘楚了。只是江湖上险恶异常，能人很多，你实在不宜一人在外闯荡，最好能有人结伴同行。”

孟芷华突然又想起刚才的情况，问道：“我和那凶汉厮杀时，软鞭差一点把我的宝剑拉脱手，幸亏树丛中有人射出一支飞镖，虽未打中凶汉，却解了我的危难。飞镖是否王大哥所放？还有刚才那两个劫道的恶贼手段不凡，那后者更是一流高手，不知王大哥是否知道他们是什么人？”

王子德怔了一怔道：“是的，这两个人在江湖上颇有点名气，我也不认识他们，不过刚才和他们接触，必是这两人无疑。那个头上长了个大肉瘤的，人称‘双头鼋’公孙冲，是使软鞭的能手。那个拿朴刀的，听公孙冲叫他石磊，想必是‘催命鬼’石磊。这两个人都是黑道上的高手，不知怎么会出现在这里。至于暗中施放飞镖的，不知是何人？我可不屑于

放什么暗器！”

孟芷华杏眼圆睁，切齿恨道：“我以后定要亲手宰了这两个恶贼！”

王子德微微一笑道：“当然！如用得着我，我一定助你除此二贼。”

蓦抬头，但见前面黑压压一大片房屋，已经到了徽州城郊外。

徽州是皖南重镇，商业发达，附近盛产的茶叶、竹、木和笔、墨、纸、砚等文房四宝都集散在此，街上店铺栉比鳞次，虽已是万家灯火，行人仍然熙熙攘攘，热闹非凡。

孟芷华是初次进城的乡下姑娘，对这派热闹繁华景象新奇不已，看得应接不暇。王子德微笑道：“这徽州虽是商业重镇，但若论热闹繁华，与大都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了。芷妹如果有兴，愚兄带你去大都玩一趟，也见识见识京城的风光。怎么样？”

孟芷华叹道：“我去大都干什么？大仇未报，现在不是我游玩的时候！”

王子德道：“大都是京畿重地，许多武林前辈高人大多荟萃于京都。你要想打听杀害你爷爷和父母的仇人，到大都最是方便，不单是为了游玩呀！我们路上一起走，也较为安全。”

孟芷华道：“你说得也对。待我想想，以后再说吧！”

二人说着话，已走进一家上等客店。店小二迎出来道：“客官要住店吧？里面请，有上等双人客房，正适合公子与少夫人同住。”

孟芷华脸一红，嗔道：“要两间干净的客房，我们不是一起的。”

店小二知道说漏了嘴，连声说：“是！是！”不住地点头哈腰，把王、孟二人带进里面，住进并排的两间客房。

华灯初上，王子德约孟芷华去外面走走，同吃晚餐。孟芷华总觉得后面好像有什么人跟着，可回头一看，又看不出有何可疑之人。孟芷华把自己的疑心告诉王子德，王子德拍拍胸膛，叫孟芷华放心，有他在，什么坏人也休敢动她一根毫毛。孟芷华不知不觉地更贴近了王子德，似乎有了王子德，自己就有了依靠。

王子德带孟芷华走进徽州最大的一家酒楼翠华楼，楼上灯火辉煌，已经坐了不少人。

二人找了一处较偏的位置坐下，王子德要孟芷华点菜，孟芷华含笑道：“我从来没进过酒楼，不知道要点什么菜，你随便点吧！”

王子德点了一盘炒虾仁，--盘香菇烧菜心，一盘香酥鸭，一碗鲜鱼汤，还要了几两江南米酒。不一会儿，酒保把酒菜送上，孟芷华惊道：“王大哥，你怎么要了这么多菜，得花好多钱哪！”

王子德微微一笑道：“这点酒菜算不了什么，我平时一人吃饭还不止这些呢！今天怕你说我太奢侈，还少点了一些菜。你就痛快地吃一顿吧！”

孟芷华从来没有吃过这样的美味佳肴，吃得津津有味。一面吃一面向四周打量，不觉吃了一惊。只见隔了三张桌子对面，坐着两个劲装汉子，显得武功不弱，正死盯住邻桌上一个穿着一身破旧衣帽、像个落魄书生的中年瘦子。

这瘦子自顾喝酒，对边上两个虎视眈眈的汉子不理不睬，仰着脖子喝了口酒叹道：“这花花公子艳福可不浅，又勾引上谁家漂亮的小姐儿，老子可从来没有这好运气！”

“扑”的一声响，一个劲装汉子站了起来，把一只酒杯拍在桌上，口中骂道：“老子知道你是谁？相好的识相点！喝你的尿，少说废话！”

那瘦子正眼也不向黑汉瞧一瞧，依然一面喝酒一面说：“只管你们作乐，也应让我弄个漂亮的小姐儿开心开心嘛！”

这汉子正准备发作，另一个劲装汉子拉了他一把，就不再作声，又坐了下去。

孟芷华看了奇怪，轻轻问王子德道：“你看这两个劲装汉子似乎武功不错，他们干什么要跟那瘦子吵架？”

王子德皱了皱眉头，轻轻说道：“江湖上的事你不知道就不要多管闲事，咱们赶快吃完饭回客店吧！”孟芷华点了点头，草草吃完饭就忙着付钱，王子德哪里肯要她付，就丢给酒保一小锭银子，说道：“不用找了。”酒保千谢万谢，二人转身出了酒楼。

刚走到街上就听得楼上“乒乒乓乓”地打了起来，不少酒客从酒楼里逃出。一会儿，一个人影从二楼窗口蹿了出来，飞到对面屋顶上，一闪就不见了。孟芷华惊道：“这人的轻功好高明，江湖上的高人真多！”

王子德轻蔑地说道：“武功没什么了不起，否则也不会逃走，不过是个小偷。”

孟芷华奇道：“小偷？你怎么知道他是小偷？”

王子德道：“江湖上的事我多少知道一些，此人叫‘神偷’万事通，是个有名的小偷，轻功倒还可以。”孟芷华由心惊转而有些伤感，心想，自己这点武功如何能在江湖上闯荡？天地虽大，何处是我孤女安身之所？又如何能报得爷爷和父母的大仇？王子德这人武功高强，待我也不错，如果能和

他结伴同行，就不会孤单无靠了……

第二天一早，孟芷华刚起床，王子德就敲门走了进来，含笑问道：“芷华，你在徽州有什么事？可要我陪你去办？我有些小事昨天晚上已经办好，今天无事，可以奉陪。”

孟芷华也笑道：“我没有什么正事，不过到处走走。你说要到哪里去？”

王子德道：“听人说九华山风景宜人，我很想去玩玩。这九华山据说原名九子山，唐代大诗人李白曾来游玩，写下了‘昔在九江上，遥望九华峰。天河挂绿水，绣出九芙蓉。’的诗篇，因而改名为九华山。山中群峰耸立，高出云表，瀑布飞溅，溪流清澈。虽不如黄山多奇松怪石，但峰峰有寺，山山有庙，是佛家有名胜地，和黄山相比，又是另一番景象。本来从黄山径直去九华山并不远，现在到了徽州再折回头走，也不过二三百里地，不知你是否愿意去走走？”

孟芷华道：“我听你的。”于是二人付过房饭钱，离开客店，折回头向九华山方向走去。

两人一路走一路谈谈笑笑，孟芷华拘谨之态渐少，少女活泼开朗的性格逐渐显露出来，不时发出银铃般的笑声，把个王子德逗得心痒痒的，只是一味地奉承迎合，以讨孟芷华的欢心。

太阳西斜时，到了一个小镇，孟芷华想在此投宿，王子德却说：“现在还早着呢！我们再赶一段路，前面还有客店，不会错过宿头的。”孟芷华无奈，只得又跟他继续向前走去。

天越来越黑了，一路上并没有看见有个村舍，更别说是市镇了。孟芷华急道：“这样走下去恐怕要错过宿头了，你不是说前面路上有客店的吗？”

王子德也有些纳闷：“是啊！我记得好像这条路上有客

店，怎么还没到？再走走看，总会有住宿的地方。”孟芷华没有办法，只好在黑暗中跟着他继续向前走。

又走了约莫三四里路，忽见路边不远有一处黑压压的房子。近前一看，原来是一所无人居住的破庙，没有庙门，里面黑洞洞的，看不清是否已经颓败。王子德叹了口气，对孟芷华说：“芷妹，实在对不起，我记错了路，这里前不巴店后不巴村，没办法，只能在这破庙里避避风寒，过一夜了！”

二人走进庙里，借着微明的月光一看，正殿并不大，东倒西歪地立着几个看不清的神像，地上有些枯叶败草，似乎曾有过路人在这里睡过。二人在一处靠墙的地上坐下，吃了点随身带的干粮。孟芷华叹了口气，向王子德说：“时候不早，走路走累了，你就在草地上躺下睡一会儿，我在墙边上靠靠，打个盹，也可以帮你防夜。”

王子德忙道：“岂有此理，怎能让你熬夜。你赶快去睡，我在墙边靠靠，为你防夜。”

孟芷华见说，无法推让，就离王子德远远地找了一块铺草的地面躺下去。

孟芷华从来没有在黑夜里和年轻男子在一个屋子里呆过，人虽然躺在草地上，却一点也睡不觉，心里有些害怕，脑子里不断地胡思乱想：“王子德真能不欺暗室吗？他如果要使坏，对自己非礼可怎么办？”“看来这王子德似乎还不坏，曾救过自己，对我很好。他要跟我一起走，是否对我有什么意思？我可怎么办？”“爷爷新死，大仇未报，怎么能想这种事？”她脑子里翻腾了一会儿，渐渐地也就睡着了。

半夜，孟芷华突然觉得身边暖烘烘的，并有一种男人特有的气味。孟芷华吃了一惊，正待抗拒挣扎，王子德已把她搂在怀中，半是用强，半是哄骗。渐渐地，孟芷华抗拒无

力，完全听从王子德的摆布了。

这一夜孟芷华不断啜泣，又羞又恨；既恨王子德哄骗自己，早就存心不良，又恨自己怎么竟不能挣脱，由他轻薄。她心想：“自己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跟男人睡觉，只有一死才能遮羞。”但转念一想：“我现在还不能死，死了谁去给爷爷和父母报仇？王子德武功了得，江湖上一流高手‘双头鼋’公孙冲给他一脚就踢出丈余，如能助我一臂之力，则报仇的把握就大得多了。女孩儿总是要嫁人的，只要他不是始乱终弃，并能助我报仇，我这辈子就嫁给他算了。”

孟芷华想到这里，就推了推了身边的王子德道：“你醒醒，我有话和你说。”

王子德揉了揉朦胧睡眼道：“天还早呢，干吗不多睡一会儿？”

孟芷华道：“你好自在！我睡不着。我失身于你，千不怨万不怨只怨自己不好。你别以为我只是个普通的姑娘，就可以随便欺骗我！你如果始乱终弃，姑娘也不是好惹的，会让你血溅我的剑下。还有，我身负爷爷和父母的血海深仇，你作为女婿有责任和我一起为他们报仇雪恨。”

王子德抚摸着孟芷华的秀发，嘻嘻笑着道：“我疼你还来不及，怎么会抛弃你呢？如果我以后抛弃你，就让我丧身在你的剑下。”

王子德心想：“我的护卫中胜过你的高手不知凡几，凭你这点本领如何能伤得我一根毫毛？”因此毫不犹豫地发了这个毒誓。王子德安慰她道：“你的仇人就是我的仇人，我一定尽力帮你复仇。天已大亮，我们走吧！”

二人整理好衣服行装，走出庙门一看，只见庙门前树上系了两匹骏马。王子德二话没说，就走近去解马的缰绳，好像